

平定州志

艺文
中一

二十卷

平定州志卷之十二

艺文中一

风俗议

国朝李可贇

风俗之盛其治世乎，世益降俗益衰，遂若溃败不可收拾，大约坏之者非一端，救之者非一术，士君子忧心世道，省躬克己未可以世与我二视之也。历数前代，聊以一二事见端，如西汉事功，东汉节文，风俗各有可纪，至其季标榜太过失之矫激，则汪洋千顷足救之；及于晋清虚是尚名教贻羞，则勤恪鄙吝足救之；唐狄梁公诚心率物取日虞渊，则以委蛇坚贞救唐矣；温公四夷钦服走卒儿童皆知司马，则以其忠信笃敬救宋之青苗新法矣！若其意稍有偏，见稍未融，不肯降心舍己，虽学问如程正叔，气节如苏文忠，时或抵牾甚烦拟议亦奚救之可云也。

平定州志

艺文

一

明代风俗亦且屡易，言转变之机，乾刚丕振一人英断居多，而百辟卿士精白同心，毋敢以养交忘协恭，毋敢以偷安忘励翼，及乎内外之间，脉络递承知敬应不知夤缘上下之际，仰沫熙然，知顺则不知怨咨，一道同风真称盛际，不虞平治久而浸淫至于近世也。近世士大夫，立志不

真，学术未得醇正，务为包荒，意存褊窄，则若藩篱之外，无人品。竟言执持，心实依违，则若声气之内，无过端。小人乘其势，因以播其恶，纲维破坏，几尽。多言置若罔闻，事不可为，乃始相顾错愕，共付天下于一掷而已！

嗟乎！马失其御，不得收，凡溃于泥，不得止，谁生厉阶至此极乎？土崩之恶，方见，糜烂之气，旋腾，一为决裂，万事波颓，诗不云乎？载胥及溺，其何能淑，则其象似河畔秋草，靡然萎落，共成一色而已，风俗宁有可言哉！是以往时有是非，今

平定州志

艺文

二

无之淆乱不清也，往时有愧悔，今无之灭没无存也！呜呼！江河莫返，鬼魅已形，将遂终焉！已乎！无己，以笃行先之，有郭有道，其人视履不渝，当知自守矣，以清修振之，有管幼安，其人挥锄落金，当知自爱矣，以郭厚易之，有陈太邱，其人宣流道化，当知自处矣，天下理莫谊于德义，事莫急于劝诲，持是说而始终之，风俗之一救也，今天子圣明，公卿百执事，当必有明纲饬纪，躬修率物，起而任风教者，鼓洪钧而新物类，寿有望于今日矣！不然，胸无所见，影响多言，则风俗之首蠹，又使意有所寄，依附不

休，则蝇蚋之智，见其所见，他无所见，不与之言风俗也。

修力议 见食货志

风俗物力二议，上下古今，洞见天人，此议一出，可以救世，可以持世，当无作文字观。
猗氏乔松峰

李愧菽赞

矻矻穷经，自首无能，漫得一官，时匪升平，兵荒交迫，智士思藏，愚昧何人，敢任痴肠，乃或提戈，戮彼跳梁，寻亦廩法，豪右是僵，残邑废坏，格律稍明，菩萨霹雳，都未敢当，沧

平定州志



艺文

三

桑且变四海空，囊窳身田间，免求自臧，灌园自适，展读意狂，古道照人，适然欲上，粗粝可餐，腐儒旧相。

呜呼！庸庸碌碌，险阻备尝，日迈月征，视履知祥，古人与徒兮，分人伍亦奚事于和光。

明季遭闻草略，叙次详明，文章磊落，而隋以隋断，更是柱下手笔，至若肝衡当代慷慨时艰，真令读者怦怦，付诸梓人，以备求野史者助。楚靳张仁如

重修汉三义祠记

国朝张修己

买三子曰造梵宇创神祠建浮图布桥梁补缺兴废一切佛事咸有财力者为之，不则间父老乡里好事者为之，不则头陀发心羽客有大愿力者为之，宁

侧身士类，志在功名，壮年诵习之人所宜为者哉！
呜呼！为此者始于甲申乱后，余卜筑是村之东南涧，私自念一无所为，每逢花天月夜，雨霁雪散时，辄登汉三义祠台，豁目咏怀焉。因览祠之旧制，中殿三楹，一门两窗太暗也，台之前女墙石砌过朴也，台之下有东庀无西庀未备也。余乃谋之同人，孟子良藩曰：吾辈一无所为，旦夕流连于斯，曷不思所以补之易之，以毕胜概？孟子唯唯，乐输所有栋甍，其不足者黄冠真鸾暨厥弟子冲云，冲霞走募诸檀越。易门窗为朱棂十

平定州志

艺文

四

二扇暗者以明，更女墙为华楹朴者以丽，台下增西庀如东庀缺者以备，工将告成台左西廊又为霏雨全倾，真鸾师弟复募诸檀越修葺如初。厥后数年壬辰詹使君其禎，以公出憩于台上之亭，见其詹颓栋腐不可以久，遂捐金为诸父老倡，复修亭三楹视故亭益壮观矣！真鸾曰先后经营不可无记，余曰恶乎记记神之功德与当年同心协力恢复汉鼎，会后之君屈辱臣奸回，兄弟寇讎，朋友翻覆，对之而面目难施者昭然彤史矣！余奚足以记之，记神之灵异欤，贵而王公士夫，贱而老卒苍头，老而

耆艾，幼而童稚，一道及威灵便如雷霆霹雳，俨然
在头角间者，余奚足以记之？记是祠之都且美
欤，方與之内妥侑三义者，由都会以洎郡县，由
郡县以洎穷乡僻壤空谷深山，地各有祠，祠各异
制，庄严宏丽可人心目者百千万亿，又奚足
以记之，无已而记其为是者，抑亦无所为也。姑为
是则犹近于闻风慕义之事也已，穷措大，有何财
力大修佛事，不过学间父老隋羽客后充导师耳！
呜呼！岂其所宜为者耶？拜手稽首，勒辞一
章，盟涿鹿匡炎汉漫说三分，只一缘未绝却如长
夜之复旦，灏气于昭日星并烂，奚但孙曹屏息，
俾奕世贼子奸臣见闻愧汗。

祭大廷尉日葵张公文

苗蕃

呜呼公之生也，在万历旃蒙作噩适五十年熙
洽之中，事亲能孝移孝作忠，一室之内孟光梁
鸿，弱寇举孝廉，杲杲乎溟旭之方东，吾乡之近
鄙上也，咫尺山斗侷鹤先生为海内文章经济之
象龙，公负笈从游十载，磨砢，笔存史汉之气，
诗归唐晋之风，阴符既得，金门遂通，一时登
龙之彦如湛持峯阳石斋鸿瑑，现闻念台诸各宿

接邹赵顾韩阳左周惠，而继起为东林岁寒之乔
寮，公剖白元黄风清犖下行行且止而避骢，于
是领袖台班保全善类，则仲山甫补袞之功，至贯
索星虚迈种德而官占也，枚卜功臣宁曰惟吉之
从，惟时潜蛟脱钓高鸟藏弓，千顷之陂万壑之
磬，居无何昆灰代劫乃厄疾之交攻三年不起，甲
子六十有五而已！

呜呼生老病死春夏秋冬，去吾身之大患得性
命之真空，公昔自号素位居士矣，信乎可均可蹈
可辞不过贤知隐怪之寻常事而不可可能者，惟天下

平定州志

艺文

六

之中庸。

呜呼香山伯道嗣子尚穷，公庭皆兰玉气白如
虹，能问安而侍饌，复厚德而慎终，迹公之宦津历
涉而不朽千秋也。于山见嵩华恒岱，于水见河汉
江淮，于师见赵忠毅公，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应
无所往而生其心，友成仙成佛之英雄，盖公常栖
心无释，嫺于内典而兼守黄庭之宫者，生等白首
执友后进颛蒙，诗朋姻鄙梦想音容，惋人心风俗
之罔豸，值老成典型之莫宗，抚棺并挽而泫然雪
涕也，非关声气之附会，实比骨肉之哀恫。呜

呼。痛哉尚飨。

道照人，廷尉固自足传，得斯文而益不朽矣！
徐芳

苗君此文外复有太原傅青主先生祭日葵先正文，其序内：概王风之蔓草，飭大雅之云亡，无限低徊，令只节录韵句以存梗概。呜呼！隐哉至性老，鄙上谈经闻道早，敬以敷政廉不饱。

建言议狱星日皜。嘉山硕果晋之表，遭时不造盘难考，六十有五寿良少。呜呼！隐哉先正情，渊之颧也拳石径，一木焉支大厦倾，嘉山春花红照人，嘉山娟月秋自明，先生一床无处横。

甲申六十已不生。蓬产岁月待河清，待之不清甘速死，死而后已髓厥，毅魂幽魄悲无已，松楸夜泣老卿士，乱世会葬人观礼，礼易而哀公有子，焉焉矣矣知生死，諫词无穷忌莫矢，灵之

来兮鉴非彼，启我后人悔古始。

鼎建乐寿庵记

苗蕃

真禅必慧，大勇必慈，慈发为仁，慧定为知，知动而乐，仁静而寿，云山烟水磨尽英雄，仙佛归

平定州志



艺文

七

休，于是乎在史称关帝，喜读左传语言文字不少，概见只有联句留传人间，一曰愿天常生好人，一曰愿人常行好事，大哉斯言，常人恶人俱置勿论，古今所患名为君子自做好人自行好事，岂不是好，惟其受病止知有自，率此必至殉名斯世，博已绝物终于无成。凡天下事非一人做，常生好人，人人都好，常行好事，事事都好，不独我劳世界自平，敬修此愿善与人同，安怀友信当不过是。是故关帝生敌万人没为明神，皈依三宝护法伽蓝，如来世尊悯众沦陷，嘱大菩萨为众导师。

宋真西山读菩门品，少未能解，后以意测。皆佛寓言；唐李文公问药山师云：何乃是黑风吹船飘堕鬼国，药山师曰：李翱小子问此何为，文公色怒，药山笑曰：只此便是黑风吹船飘堕鬼国，以是推之利欲炽然即是火坑，贪爱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清净烈焰成池，一念警觉舟登彼岸，灾患缠缚随处而安，我无畏怖如械自脱，恚毒侵袭待以横逆，我无忿疾如兽自奔，读是缘者作如是观，蒲陀大士真实为人非浪语者，张檀越知古稀而悟空诸所有以瞋，故舍先是瀑隐，曾发我愿时节因缘以落成，勒石拜手稽首而说偈言。

平定州志

艺文

八

喜，故舍瞋喜二法助起，瀑布峰头鼎建一庵，山水阁间各曰乐寿，爰立圣像如前所闻，丁宏重九落成，勒石拜手稽首而说偈言。

玉虹饮涧瀑花飞，云锁招提入翠微。
伽蓝大士同此栖，志在春秋夜读时。
匡扶百六震其威，般若波罗为导师。
一切苦厄救以慈，仁知极乐寿于是。
英雄仙佛是皈依，天下青山骨可立。
而况当前景绝奇，金霞罗岫聚灵晖。
松涛吟雨毒龙治，清磬疏钟驯吼虬。

鈴飄塔影梵音吹，日月灯函舍利輝。
雪庵为卧葛为衣，万劫归空忤恐迟。
抖擻根尘信脱之，南海西天即在兹。

复建魁星楼碑铭

苗蕃

晋之雄州四，西蒲南泽北伐皆名区也，而平定之形胜首甲于东郡之奇峰九，冠山上嘉玉屏尤地灵也。而文昌之耸杰适丁乎巽，当成宏嘉隆之世，踵接台垣多父子兄弟之科，肩成苗裔即真凤稍歇而古气犹存，建阁权輿在岁己酉，登龟食墨既景乃冈斗望京华，叶守引燕云之宿文高典，册

平定州志

艺文

九

翼轩留大泌之碑，三十余年春秋继榜，富贵而溢教化竟衰，昆劫惊灰营室持蚩，尤之舍，咸池惭浴泉卢兼桑濮之音，童殺狎水弱而扬波，沙虱见金多而射影，吝实原于总货，悔莫甚于近名，奎壁潜光诗书遘厄，虎昂泮沼龙泣圭峰，未之前闻至于此极。

上帝曰咄！非火浣其垢曷发参昴之辉，欲鼎取其新始复河山之秀，乃命祝融鼓焰箕伯怒号，百尺巍峨半晡煨烬抑柳州之所以贺而薪尽之所以传乎！盍之彖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坏极而有事

也，革之上六日君子豹变小人革面，蔚乎其文也，值员侨夏郡侯来典斯土，昭质未亏初试千将之铘，以愧莪李明府爰董是役老成尚在群集席上之珍，考土有方就绪最捷，砥擎四柱梯进三阶，檐阿飞翠栋宇跂翼，居中则梓潼帝座，本孝友为化身，更上则斗转魁星，向阴隲而指顾迩护文庙，遥拱宸极朝曦送青旰霞来爽，璇玑银汉倚雕甍绣闼而可扞浮化，桃江作华表捍门以相卫。比之旧贯壮哉伟观而贞珉未镌，盖颛臾难举，会司李王公照千振风雅之宗，文章归乎李杜同太守李公恒抉堪

平定州志

艺文

十

輿之奥，精神见于山川，指星峦而谓瀑隐日魁阁落成，丽牲宜刻玉立于磷缁之际，鸡鸣于风雨之中，思永将来惟子勒记。呜呼问野人而愧先进，经岁寒而幸后雕，讵能邯鄲淳之辞，恐辱石孝忠之拽耳，不敢器窳自外，聊泚笔而碑焉。

铭曰：

侧注西山天作如冠，屏开玉表川涌嘉澜。
高下连城跨河之腹，三派交参若揖清旭。
龙头属此文阁凌霄，陶唐风古志契仪皋。
昔人建阁福慧双方，伊谁云憎阁乃灾飙。

今阁复成陨而再升，后人为善鬼域不兴。有觉其楹空中吟吟，登斯阁也匪徒一拜。一十七世士大夫身，九十七化用章俊民。星高魁斗悬毫吟吼，风水功阴左宜右有。道未坠地文未丧天，神之听之慎旃慎旃。

文昌祠铭

苗蕃

文文山以一身荷三百年纲常之重，运当浩劫精忠悲壮发于诗歌，谓天地正气，上为日星下为河岳，于人为浩然浩然，者盖直养所性之善而笃实光辉以至于大者也。大而化之谓之圣，圣而不可知之

平定州志

艺文

十一

之谓神，俯仰古今惟文昌帝君一十七世为士大夫，传九十七化之行藏而经纬三才也，太史公天官书曰：斗魁戴匡三能之上是为六星，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则凡文明武威尝功刑过好生保嗣救一切苦厄皆在所掌，不特权衡桂籍职分，东壁图书耳！

地輿志，名山大川江广汉永发源于岷峨之域，控以滌灑瞿唐，奇秀甲天下，上帝宝五玉印授神禹治水藏之灋溪，故神灵泻发每在华阳，戒士敬字

之文，瑶章璀璨，钟鸣雷杼降笔飞鸾多兆坤维也，人事之纪以见于经传者示信，当周宣中兴申吕岳降仲山补袞方叔壮猷召虎平淮，一时孔硕肆好之音多吉甫所作，吉甫大将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归而燕喜所谓侯谁在矣！字以孝友而不名，则帝君实相燮，迨秦汉唐宋皆有显应，迨我大明，都城东南观象台之前，是为帝宫月窟天根实居其胜，公车人士三年云集，祈祥征梦群汇木天，海内之建祠者咸准则焉！右文大一统之治夔超历代，上接成周，呜呼盛哉！

平定州志

艺文

十二

越至于今，日月沈渊沧桑易谷，三百年纲常之重竟任伊谁，忠孝慈仁经权未亮，元黄剥复数理当亨，帝君仙释交修现身说法，随时与处遍满圣霏则必斡旋造物锡福生民矣，一十七世之外世世焉穷，九十七化之余化化何极，尚洋洋乎如在上，如在左右哉！善乎萧山先生之言曰：岂当今世而常隐不现必不其然，先生姓黄名三尚，以于越名宿来牧平定，蕃昔感梦帝君适出先生门下，兴工缘起俱在引跋石碣中，先是董其役者，则延君国禧紫筠为宪，副公仲子翩翩尘表，与延州道士

袁真福为外方交，破慳拮据克襄厥始，丹雘暨茨蕃颇就绪，事在天启甲子崇正辛未间也。紫筠既没子曰遐龄，才品文学足世其家高等籍甚而久稽一第，甲申寇至荐绅受祸延以潜鳞得逸是有后福，贼之犯阙西奔也，三昼夜，轶井陘口，数十万虎狼蹂躏我里者近半月，寺观庐宇焚毁几碎，而帝祠巍然，道士典持力也。蕃亦出险忧患而生，视息尚在人间，乃相谓曰祠建二十余年曾未作记，今阅世鼎力之身是硕果不食也，则帝君实呵护焉，不镌贞珉焉示将来，爰碑而铭之，其

平定州志

艺文

十三

词曰：

斗星玉衡泰阶之庭，帝谓文昌咨尔六星。
六星云何兼资将相，司命司中司禄是祝。
昔授神禹玉印在灋，蟠冢导漾岷山导江。
国志华阳梓潼灵阙，降笔飞鸾以彰文瑞。
诗歌二雅周道中兴，文武吉甫元老内凭。
穆如清风其音孔硕，孝友字张首匡乃辟。
陋秦登汉跨宋包唐，大明文教诞敷多方。
士大夫身一十七世，九十七化归于慈卫。
天将救之越至于今，若之何其龙髯飞矣。

夙兮衰矣神之格思，
岿然我里追记萧山。
威仪汉官南阳名胄，
西极黄冠轮奐方鳩。
肇錫我梦谓我贲皇，
楚材晋用续食京华。
二十余年厄符凝碧，
隐学蓝田裴迪似延。
輞川拟瀑游方之外，
帝所清福硕果不食。
留此同人贞珉莫泐，
永祀千春。

右碑书丹系九符手笔，
结字规格逼肖钟繇。

白母陈孺人寿序

戴廷斌

榆关先达有白公昆仲两京卿，
以直言敢谏著名，
武宗朝代有名儒历四世而得，
今有道居实先

平定州志

艺文

十四

生清才博学为榆关异人，
乙亥丙子间受知于袁山
先生三立书院课艺，
而先生声称籍甚。余幼止知其
为文人已耳，
国变弃举子业不就，
发愤为诗，
随离
骚一编，
独往独来于青泉白石之间，
人世得失利害
害不动其心，
又知先生不独为文人，
且贞士矣！
先生与青主先生交最笃，
余从青主先生游，
因得
其母太君之贤，
始知先生之能守士分者，
由太君
之能守女节有以教之也。
太君数十年寡居治家有
法，
教子有方，
今年九十发苍而貌丰，
食胜而步
健，
尚若四五十岁人，
自是希世寿征，
虽至百岁

犹未可量也，此固太君之福，而太君之贤则在先生不喜征聘，弃青衿如敝蹠而不以为非，先生任性放达不问家人生产而不以为过，亲操井臼纺织不倦，一家衣食多仰赖于太君，甘为劳瘁，而不使先生奔竞世务以全其节，此尤妇人女子之所难，或曰太君年过期颐，才如先生荷取青紫得禄以养未必非孝，而不知非先生之志，并非太君之志，且吾党之所以重先生以重太君者，在节义不在富贵也。余为文寿太君，而服袁山先生之得士，青主先生之知人也。异时辘轳之使采风，榆关有贞士之母，

平定州志

艺文

十五

而操节如此，传之列女以为百世劝可也，是可以寿太君矣！奚必羨八千岁椿哉。

居实先生抱经济之才，际沧桑之变，富有述作，所交尽当世知名士，没世后岂寂无志传之文，奈子姓沦落，著作飘零，莫问名山之副，铭剝蚀，渺无华表之存，虽高风凉节，景仰有人而考献征文，搜求无自，仅获此序于昭余，王覆斯文人则崎踪落落，文则叙次班班，溯当日白城托迹，间吟白地之诗，黄石知心，远发黄农之唱，则丹枫集留斯片牍，白先生亦藉以千秋矣。

重修文庙记

张恩

自大圣人以素王为万世师，而学校星布于天下，以故郡邑牧长博士诸生，莫不望黉序以步趋，而政学各得其宗，盖教射者示之鹄，教战者示之旌，仰宫墙而思学道，犹之射侯鞠旅布三乏而建

七星也。

吾州学宫，据城之东北，前映玉屏戟门，爽地壁池宏敞，旧颇称为胜，致因历载滋多陀靡不治，材朽圯蚀鞠为茂草者盖数十年于兹矣！前郡伯真州刘公讳孚嘉，整理大殿粗具规模，寻以内迁去，未获大竟其业。洎广宁何公来守此土，纲目毕张首先文教，朔旦谒庙之期辄周览堂序而倦怀日，庙貌未新何以安神灵而光俎豆？于是捐金纠役取日兴工，楣椽甍甃之朽者易之，丹雘髹垩之漫者涂之，殿庑门墙视前制倍加巍焕，而春秋释奠之辰复增沙笼灯烛，以贲文光，掩映辉煌，金碧灿烂，郁郁乎美观也哉！

夫学校王化之本吏治之源也，昔任延立校宫而武威有儒雅之士；鲍德起横舍而南阳称礼乐之风；他若文翁常衮建学倡文，而蜀山闽海之间卒能变殊俗而臻上理，可知识治体者惟其急先务耳！

公自莅任吾州，程角多士，蒙养稚髦，既已身作型范，口振铎音矣，乃复葺理学舍以肃观瞻，非沈潜于学道爱人之训，而深知为政之本者恐见不

平定州志

艺文

十六

及此，岂易得之簿书钱谷中也耶！

虽然公非独宫室之敝是葺，将亦士习之败坏，是修今自庙貌重修以来，薨栋翼然而增其闾彤彩，艳，然而增其丽从此，吾郡之秀出编氓步武孔辙者，相与仰门墙历阶序升堂入室如闻辟雍之钟鼓，而文亦若增而绚气亦若增，而扬志行亦若增其坚固完好，士习之新具与宫墙而并焕焉，是则公崇文之至愿尔，凡我同人尚其共修厥业，以称宣公之雅意，异日者践文石履赤墀，出为清庙明堂之栋梁以翌襄圣天子文明之化人必且按籍而指之日，此

平定州志

艺文

十七

其冠峨嘉水之毓秀，与实贤大夫兴学所造士也。

公子播德于吾州岂有既哉，诸绅士咸日是宜寿之石以志不朽，命余小子特记其事云。公讳锡禄字万钟，莅郡九载多善政，今荐升本府西路司马，时勤劳其事者，则学正永和杨公讳廷栋，训导临汾蒋公讳宏缙理合并书。

买山子遗集序

张恩

余与张子心白同砚席者数年，课业之暇辄尚论吾乡诸先辈，间及族谱家世，因得悉君吉先生之为人。先生为张子伯祖，天性嗜学，督学临侯袁

公，郡守连六魏公俱大器目之，因生际日昃之秋，早以井初盍上自矢，文室楚楚风雨一编，文取腐迂，赋爱元亮，诗则浣花翁颍涛，墨漪焚香静遣澹如也。尝问业于先廷尉公时与先王父暨诸叔祖相赉和，劈笺刻烛一樽从事往往留宿斋头，太原松侨老人亦善遇之，颜其居曰诗陶，曰隘龕良有以也。先生既邈主尘表，寄意幽深如野葩孤芳秋潭独照，爰为诗歌以写其踈澹苍凉之致，而兵燹灰烬苦无存者。

张子偶检旧篋搜得残本，随手录成帙出以

平定州志

艺文

十八

示，余曰此先伯祖遗稿也，余得之虫鼠之余者也。负才如此而不获少展于时，诗果能穷人耶？余谓诗发于情，情发于兴，兴发于高山流水，远树寒烟，与夫黄畦碧野幽蹊怪石之间，若嚶鸣之鸟偏反之花，皆足以荡心胸而涤滓秽，今观先生之诗，峻洁萧远清音逸韵，凄风谷雨为助，应多使先生早岁奋扬，引而登之冠珮车骑之林恐未必冲永，若是且夫吊湘叹鹏原不必清庙明堂也。张子曰然，其为我著之简端，余以名沦下士，何敢轻序前贤，独念先生与诸大父夙契金兰，谊通孔李，

集中赠贻诸计情见乎词，而余与张子，臭味相投，复续旧好，其宏厥先绪有可嘉者，遂冒佛头之诮，略纪数言，至张子句满奚囊，笔生花蕊，则家学渊源所自来矣，爰为之书。

董笔传

张恩

先生讳笔，字叔良，先世绵科第，数传至曾祖五行潜德弗耀；王行生泰乐施予，有古义侠风，泰生古初先生，讳纯儒。两中副车，任蒲县司训，举子四，先生序居三，皆郭太君出生，而聪慧就

平定州志

艺文

十九

外傅即勤咿唔不少休，弱冠游黉食廩禄，文誉日有声，年既壮丰颐长干，坦易光明不为无畛之行，亦不设为崖岸事。古翁太孺人婉而恭，暇即与昆弟辈，引酬歌呼适田荆之乐，虽析箸犹同大被也。性嗜古尝撷左国绸迁固旁罗骚选而组合之自勒一家言，工诗豪饮尤善点波法，吉光片羽流播郡城中，一乡善士多出其门下者。学使山左董公，奇其文拔贡入，廷对时长渊慕庐韩公为士林羽翼同业太学雅遇之，知其非常人也。史仲谋太史为吾乡乙卯省元，未试前语同列日，董子叔良未来，吾

当获今科解首，其为文，人所敬畏多类此。先生人龙学海，视掇巍科如拾遗，然不为荣名所缚，縶蚤就寒官一席于蔚州，至则立社课文士，风骛骛然日改观。大司寇魏敏果公语学宪曰，如董教官殆所谓官无崇卑，称职则善，方在欲提举，郭太君病，且不讳家贫艰殓具，适任所遗俸贲俸旋目始瞑，人皆称为孝行之感。

丁艰荼苦一遵古制焉，既服闋补官猗氏，学宫颓废，遂集诸生而恍然曰，此吾分内事，乃捐俸为补葺资，先贤木主岁久剥蚀者一一整飭之，

平定州志

艺文

二十

泮壁维新，乃乐鼓周室之菁莪矣！先生课文讲学无虚日，于是会稽立经舍，仲舒下以居，有扞趋请业者，时设酒肴以相谈，诸生亦或洁壶觞鸡黍，就绛帐而来，循循然人皆忘门外雪而乐座中风，猗邑之卿大夫，悉宾以师礼，复与大中丞尔锡卫公辈约雅集，届期则咏古风一体，排律一体，或临法帖一二纸，然后弹棋醅酒，靳尽一日之欢吁。今人得一官辄希荣媒宠，即冷署多热宦习，先生独蝉蜕于浊秽尘埃之外，庶古道犹见今。兹云先生淡泊寡营，稍集俸余，每乐济人艰，愚年友罗子谦为

百常公令嗣，曾语余曰：家君髫年应童试，贫且废读，董太老师怜而延之署斋，且教且养，卒与世伯兄弟同科丙子榜，即不肖之得继书香而幸叨微名，靡非洪河之润也，噫，是可以观天道矣！

辛未岁大祲，河东宪副委赈北乡，先生粟必全给，粥必亲尝，严蠹吏之侵剥而洽元元，乡曲倚之为慈母，泊先生览揆之辰，乡民扶老携幼罗拜于宫墙左右者千余人，于戏！使先生克就其用，不难霖雨苍生，此岂徒以吟风弄月毕乃事者哉！乙亥升蒲城县佐，郁郁不得志，唯自适于一觞一咏

平定州志

艺文

二十一

之间以颐，吾真白水澄城诸邻士，多负笈而就业焉！适邑侯公出，先生奉宪委代庖，则冰雪自矢秋毫无所染，或有讽以稍自润泽者，先生颦蹙曰：秦民罢敝已极，在蒲尤甚，譬若人病根已成，病形未发，不以参术调养，而专事急攻，或病发于四肢或脓血而溃烂，虽有扁鹊巫咸何能为哉！吁，观仁之言，可以知仁人之用心矣！后宪学公解组高尚，而先生亦遂罢职归田，虽宦囊羞涩以咏遂初，药栏石砌之间其乐陶陶也。时而槽鸣晓溜瓮涨春寒，起视盆梅吐瓣如雪，辄延知交来开诗

篋，列棋枰，倾罌相观，用以幕天地而瞬古今，若古所谓得全以酒者，无何，以酒疾终。

张恩曰：昔陶靖节畏荣好古乐酒德，而乐天居士醉吟相仍若循环世多艳称之，先生岂其流亚与？孰谓古今之不相及也。抑系闻先生家居时，梦人赠花五枝，因题其堂曰梦花，而星聚东井，桂簇燕山矣！梦其吉之先见者与先生含光抱璞，以福田遗子孙，其征不独在梦也，语云：善济则昌，实孚则光，先生之嗣宜昌而光，今建翁之树甘棠于南国也，特始基之端耳！先生已有葬期，乃子孙姻娅之属，俱详通政潘公志铭，兹不更赘。

平定州志

艺文

二十二

待泽碑

甄满

平定居万山之中，而河川分绕冲徙无常，昔人有半田半水九分山之叹，非虚言也。前明地粮原额每粮一石折征银九钱三分二厘八丝，万历间每粮一石加银一钱五分七厘四毫；寻复加驿站银九分九厘四毫三丝，又加丝绸银九厘四毫七丝；顺治初因丁银缺额加地差银一钱一分五厘九毫四丝；后又统加匠价银四十八两，由是每粮一石征银一两三钱一分八厘有奇，较之原额实加十之四矣！

况乎正供之余，杂派繁兴，输将既难，而催科更迫，终年繁比，悉索下逮于妻孥，逋欠无归，贷偿犹牵乎亲党，所以百亩之田，不值数金，士庶之家，半为厮役，趋势不趋农，避田如避债，有以业而死者，有弃业而逃者，有虚钱实卷而佃于人者，有加之以壶浆束帛，赔之以笑貌周旋，而惟恐人之不我替者，盖前者数十年之间，其情形大抵如斯也。虽康熙初年，有乡民王本源叩阙诉荒蒙恩豁免，然加增之银，未经少减，而河水之侵，日益滋忧，地薄粮重，莫此之为甚。辛赖我国家休养生息，贵粟重农，无

平定州志

艺文

二十三

微弗至，故深仁厚泽，遍洽山区，望风郊原，蔚有起色，迄今黄发遗民，游太平之世，而追叙前因，或且数行泣欲下，后生小子，忽忽不知也。

迹者大宪，飭查有丁归粮办之议，但欲因地而制宜，非概强民以从事，宪檄周祥至明，且悉拒浮议，无端乡民，竦栗闻风，惧患似溺如焚，虽陈情以乞免，实哀吁之无由，于是计无所出，或捐资或用力，居者有区画之劳，行者有匍匐之苦，徒步齎粮，两行赴诉，荷蒙藩宪大人陶公讳正中，俯察情词，大加怜悯，又幸抚宪大人阿公讳里袞，洞鉴若

神明，沛恩如时雨，谕令照旧办理，永免更张，一时榆关数百里之间，欢声振林，木奩曰：恺悌君子，去我万年之累，即锡我万年之福，则亦以万年祝之可也。抑尝闻之古者，则壤成赋而计口征徭，而粟米布帛与夫力役等科，用一缓二行仁政也，春秋以后，贤君代少，驱民如犬羊，已有丁归粮内，暗行加重者，唐宋来，食货诸志言之详矣，我朝无力役之征，惟以丁银折贡，小有事焉，辄以重价给吾民，仁孰甚哉！又康熙五十年，钦奉谕旨，永不加丁，自此生齿日繁，父兄子弟合办一差，为力最省，而升富减贫，又著有定例，是今日之计丁居粮后也，平定粮既重，而地实硠，故丁粮由旧，已欣然有更新之庆，若权其所加之数，而量为未减，则尤望仁人父母入九阍而上告也夫。

重修嘉山祠碑

甄满

涌泉亭西有嘉山行祠，旧传为晋公子，先儒郭紘以为即太子申生也。明嘉靖乙酉重修，以后今二百余年矣！亭毁，庙亦寢颓，僧正司宗印拜恳，绅庶募资改建，庙貌焕然，增胜于前，工竣以礼来属，愚记之。

愚尝读史至晋侯女戎之事不禁废书长叹也，嗟乎，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古今之大伦也，而忧虞险阻至此哉！夫女子小人朋比而祸人家国也，固也，即忠臣烈士一撓谗慝之锋，而身齧骨碎也，亦固也。当其时，若宋公若楚子事变相寻正复不少，独一太子乎；愚盖惜夫后之君子徒知太子之材，悲其遇而未尝稔度其心也。从来天下之故起于闺门，而人情易锢之私，莫如床第之间，太子而惟斯不幸也，显言之则暴父之过，曲言之则伤父之心，直受之而不言则无以动君父悔过之思

平定州志

艺文

二十五

而使之益济其乱。吁，人生至此诚哉难矣！观优人施之言曰：申生为人小心精洁，精洁易辱，甚精必愚，故施谗自太子始。宋儒真德秀曰，精洁之人惜各顾行惟恐点汗，故曰易辱，以节自励不以智自全，故曰必愚。盖欲使其君一遇精洁易愚之人而爱惜之保护之不遑也。然使太子而仅若是，则太子亦悻悻自好，徒以成一身之令名，而漠于君父之情直忍人耳何以为神，神之意若曰：事已已矣，无可言矣！或者拼此身而冀吾君吾父之一悟乎，则祸水之狂澜犹可回于既倒，而社稷

蒼生庶得延以僥福耶！故惟張子之銘曰，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斯知言矣！且夫世之以智而自全者固不如以恭而自矢也！古之人抱非常之材，履不測之地，常供職投間或以飲博示无意甚者，文身毀服輕去其鄉，而阴綿其祀，其罪未必至死，而或且以无罪显，太子諳于是谋则，曲沃之行不必见德，东山之役不必见功，惟庸庸琐琐以免青蝇之口，而立于无道之朝，是亦不可已乎！虽然果若是，则太子哲人也，仍忍人耳，坐观君父之成败，而苟且以自容，此心复何必哉！故以既

平定州志

艺文

二十六

仁且强之太子，而匪躬蹇蹇夙夜于公，至于无可奈何而视死如归，诚恭甚也，恭则忠，恭则孝，志在君父耳，死生奚计哉！

傅曰：聪明正直之谓神，未有不忠与孝而聪明正直者也，况生有明德而殄厥形死为明神而享厥土，理数自然无足疑者，然则今之重葺斯庙而加之美大也。固以妥神明维风教励人心，以承天休也，岂商人之尚鬼，越俗之崇巫也哉！

愚临毫远览悲太子之心而长叹不已焉，乃藉仇人之歌而翻之为古诗一首。

诗曰：

晋宫鸟鸟乐吾吾，失母雏鸟不敢呼。
琼树碧梧空百尺，散落荒原霜草芜。
朔风吹之何太急，一鸟矫首独踟蹰。
哀宏之血千年碧，鲛人泣尽尽明珠。
天帝有心匪聋哑，咨尔巫阳愍此孤。
乘白鹭兮御丹凤，灵鳌负兮蛰龙趋。
下国新城忽来往，山鬼夜鸣震苏苏。
华表亭前是耶非，九皋鹤唳闻八区。
神魂惆怅总不得，嘉山深处霭清都。

平定州志

艺文

二十七

瞻我晋宫无恙否，佑我晋鄙永无虞。
翠飞鸟革今式廓，城南佳气拥方壶。
馨香俎豆千亿载，金马碧难徒虚无。

补葺环翠亭记

王祖庚

州署东北隅高阜之上，有亭曰环翠，形势轩豁，峰峦拱抱临眺间，有离尘绝俗之概，洵榆关之胜地也。前守张公讳慎者创修之，中亭三楹，东西舍各一廛，自康熙二十四年距今六十余载，残废已久。

余于昨岁小春来守是邦，抚今怀昔不胜怅

然，兴言补葺而未逮也。今年春出俸钱三十缗，庀材鳩工，缺者完之，圯者修之，坎坷者平治之，始于仲春下浣，匝月而告竣，悉仍张公之旧，盖易为力，亦不忘所自也。公退之暇，登高遐览，庶几心神怡旷，不为尘滓所蔽塞，岂不快哉？爰题其额曰超然。又得句云：城隈曲水千层碧，郭外环山万点青。书以悬之，柱间志其实也。亭坡之东，间植松柳，若屏障焉，虽然，待其蓊郁成阴，参差掩映于雉堞间，为兹亭之胜赏者，当在数十年后乎！余于其时已不知何往矣，人将笑余之痴愚耶？抑笑其痴愚而踵事增华耶？余不得而知也，特笔之以纪岁月云。

平定州志

艺文

二十八

后环翠亭记

王祖庚

是亭也，初不知始于何时？亭之中有木简书，张公讳慎者新建，由今溯之，几六十余载，而郡又无志可考，遂以为张公所建也。近检照万历时志云：创建于宋，名思武楼。大观四年，州尉高更，名涌云。元至元二年，改建为堂，祀金礼部尚书赵闲闲秉文，吏部尚书杨文献公云翼，左司郎中元遗山好问，元翰林学士李文正公治，国子司业已秦溪。

构，中书左丞吕忠肃公思诚，名六贤堂。明成化时又名崇贤，嘉靖二十一年王公讳齐者守郡复易为亭，环翠之名始昉，噫亭之因革兴废由来久矣；夫亭为榆关古迹，金元名士曾妥侑于兹，顾任其荒颓而不之省耶！志又云此为州之文案不可废，按亭在城东北隅，于位为艮，艮之象曰其道光明，斯言诚有本哉！然则为楼为堂为亭，古人非无所为而然，而张公之重建，虽因犹创也，余固乐亭之成，尤乐亭之成而有造于都人士也，故复叙其源流而勒之石。

平定州志

艺文

二十九

以珍矣！

砺斋刺史云间才子，实江左词宗，三公世胃非百里恒才，以经术饰吏治，受州乃冲剧之区分余事作诗人，环翠占登临之胜，豪气得江山所助，循声借笔墨长留，存斯二记亦足

建修灵邱县贞节祠序

刘元龙

吾尝读易至节卦而愀然也。曰苦节不可贞，夫节未有不苦者也，而圣人戒之以不可贞，恐人畏其苦而不克终其节也。父之初日不出户庭，二日不出门庭，似乎言门内之行若专为妇人言之也。不知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贞夫一者也。三日嗟若其节苦矣，夫节者变也，遇变而烈出焉之死靡他，成仁对义，变以济其常也。至四之安

五之甘，安与甘苦之反也。变以济其常，此又变中之常以济常中之变也。节之中有孝焉，妇道而兼子道也；节之中有慈焉，母道而兼父道也，孝尽而翁姑得养，无子而有子也；慈尽而幼孤成立，无父而有父也。所谓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何安如之，何甘如之，而上六终之以苦节者，盖节者非人之所乐遘也，并非人之所忍言也。

时至节而天下事不可问矣！先苦而后甘者天所以成人之节，外甘而中实苦者人所以自成其节

平定州志

艺文

三十

也。以序卦言之未节而先之以涣涣者离也，君臣离而臣节见，父子离而子节见，夫妇离而妇节见，不离不节，离者不可复合，节以合之，离者人也，合者人之天也。圣人于上经三十卦系之以离，于下经三十卦系之以节，意深矣！

节之后为中孚，中孚信也，节而信之，信及豚鱼人乎，况於？圣天子之表扬郡邑士大夫之庙祀，以维风俗，以励人心皆信也。闻之有大节者必有大名，名者信于人，所以名者信于己之天也。灵邱无贞节祠，或曰昔旧有而废也，而不可不祀之也，恐

人习闻节之名，而不知节之所以为节也。著其说，以为序。

重修平定州城记

陶 易

我皇上御极之三十年，大化翔治，薄海内外，罔不渐被，乃特诏天下郡县城郭间有倾圯者，各令所司分年修葺。平定在列国为赵地，汉淮阴侯信走井陘道过此曾驻兵，后因旧垒为上城。上城周二里三百四十八步，宋太平兴国四年又增筑下城，城随山高下计六里三十八步，明嘉隆崇正三朝曾修之，惟更代不一，成败相循，迄今一百有

平定州志

艺文

三十一

三十年矣！

乾隆甲申秋九月，易奉简命来牧兹土，周视城郭见颓堞败塹，蔓草迷离，旧估新增徒存文册，询之故吏，访诸父老正旁徨于土本版筑之交，而州城应修之檄已由司空而中丞而藩与观察递及之矣！遂领帑卜期偕州判官田僖监办，知县胡子翼经始于三十年八月乙丑，落成于三十二年七月壬午，计上城门二，南曰迎薰，东曰榆关，门外有月城，北向以下共计四百三十五丈，下城计八百三十七丈，亦为门二，东曰拱岱，西曰瞻

华，两城汇计雉堞，二千一百一十有四，炮台角台三十有四，门各有楼，惟北楼久圯，新为增置，额曰望阙，余各仍旧。共计城门四，城楼五，又水门以宣泄时潦者二，各门增设卡房以司启闭。残者补之，废者兴之，大寒盛暑停工作，凡二百有七十日，阅二十三月告竣，共费银一万一千二百两有奇。易窃谓平定四面皆山，东连畿辅，西达秦陇巴蜀，为三晋门户形势险峻，女墙星布，楼櫓巍焕，士则弦诵于室，贾则负贩于市，兵民共处各安其业，各励其志熙熙皞皞含哺鼓腹，因想见我国家列圣相承重熙累洽休养生息，涵濡于百年有余之深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盖天下之太平久矣，且夫不惜经费不惮兴作者。

圣天子万世苞桑之治也，宣布德意，经画详尽者，诸大臣佐治之功也，藉手以告一日之成，安坐以享无疆之福者，易与都人士千载一时之遇也，爰伐石缀文敬述帝德，以告后之莅兹土者随时修葺毋致剥蚀云，其月城上之天衢阁系士民蠲修不与经费之数，别有记。

平定州志

艺文

三十二

平定州修城记

刘树坊

古者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义大矣哉！记曰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邱陵也，固险城郭沟池也。夫以冲要名衢筑土为垒，顾今岁久浸剥将周礼之重掌，固大易之戒复隍其谓之？

何平定为晋省东藩，旧有上下两城由来备载州志，明嘉靖辛丑流贼入寇残掠郡邑，延及州城，垣墉倾颓罔有依据，居民逃窜多罹毒荼，牧圉不固良可慨也。会分守大叅文安王公仪行部至州，皆刺史周公尚文重修之，壬寅八月寇再至，

平定州志

艺文

三十三

民得安堵，御侮捍患，实拜王公之赐，嗣后隆庆、崇正间粗有补苴，迄今一二百年海宇承平堞废塹湮，樵牧往来若坦途然。莅兹土者意存乎传舍，见类于道，谋迨方公浩，王公祖庚先后奉文估计报部存案，未及举行，意者兴废有时，故因循而有侍也耶！岁壬申文登陶公来守是邦，百废俱举，治官如家，视民如子，凡有建置不要近利图久远，睹兹倾圯，方虑无以式廊庇斯民也。

适奉诏谕行催各省修葺城垣以资巩固而壮观瞻，晋省计工，凡二十处，创与因各不相侔，而

平定领项最先办理较难，盖旧估已定一万二千两有奇之数，而续坍又经二十余年之久，经费有常，遗漏复多士民鳏鳏焉，为公忧之公则慨然引为已任，心殫于区画，口勤于告诫，躬劳于巡视，已估者务求完备，未估者毫无遗缺，于原估之额复节省二千余金，良以钱出公帑，罔敢虚糜耳！

由是卑者崇薄者厚，楼榭雉堞焕然一新，巍乎壮哉成金汤矣，是役也，土木繁兴四民不扰，非公临之以智，抚之以仁，期之以信，董之以

平定州志

艺文

三十四

勤，孰克肩厥巨而观厥成哉！信乎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也，工既竣，州之绅士父老奇公之才，濡公之泽，谋所以不谖我公者，属记于余，窃谓睹甘棠而思召伯，歌来暮而美叔度，此固情之所难已，而未观于公之大者也。公自下车以来，政洽化醇远怀迓安，则鄱阳之乌翔未为岂弟矣，讼简刑清移风易俗，则成都之琴鹤未为暇豫矣，摘发如神奸邪屏踪，而灵雨四浹转歉为丰，则昌平之悬蒲临淮之随车未为卓绝矣，修城特其一端耳，胡以记为？且公方崇实出华，歌功颂德之词毋乃

近于谀而拂公意，金曰否否。平居闻一善必考其姓氏，询其里居，征其事迹巨细之实，扎记之，以触于目而感于心，矧兹役之利赖在生民，而勤施及后世耶。

闻公自衡阳迁平定，湘中之咏歌具在也。吾辈好德之情何独不然，则缕其颠末嘉其贞珉，将来之守士者得所考镜，补葺完缮俾斯城之勿坏焉，亦后事之师也！宁必为公之所不许言，及此不觉鞭然曰，体哉，可以观治化之行，与直道之公矣！爰不揣固陋而为之记，公名易字经初别号悔轩山东文登人，城经始于乙酉八月，报成则丁亥七月也。半刺田公僖邢台人，侯补令胡予翼章邱人，皆奉委协办，例得备书。

平定州志

艺文

三十五

嘉山书院记

陶易

我皇上稽古右文大化翔洽，英贤辈出为世羽仪，而守土之臣亦莫不仰承德意培育人才，故书院之设几遍天下。平定为三晋门户，素号用武地，自元赵诸公风流相尚，郡人始知向学，至今日而彬彬郁郁文学称极盛焉！旧有书院在山泽中，非建之于官，无经久计以故兴废不常，前牧华

亭王祖庚，于乾隆十六年劝捐银三千六百八十三两，以子钱为师生修脯膏火借学使者行署为学舍名榆关书院，乾隆三十年奉礼部咨查直省府州县书院名目，余承乏此邦，以榆关名义未确，改为嘉山书院咨部纂入一统志，增捐膏火七百十七两，学舍之建尚逡巡未遑也。又按郡志旧有四贤堂，后增为六以祀元赵诸公，岁久堂圯主皆不存，此亦修废举坠者之一事焉，越四年岁科事竣，所属绅士咸来请曰，书院权舆于王公而士气奋兴，明公莅任以来加意作人，负笈者益众而学

平定州志

艺文

三十六

舍犹然未备，倘自公倡之吾侪敢不竭力以成此盛举，余嘉其义亟诺之，为经画其体制，鼎建于上城试院之西，大门二门各三间，讲堂五间，梁少宰榜曰千树堂，盖于树木得树人之意，后堂五间名崇贤堂，内祀赵秉文、杨云翼、李冶、王构、吕思诚、元好问是为六贤，又增耿九畴、王克己、梁昱、乔宇、高光烈、蹇达、杨思孝、郝夔、孙继先、宋焘、冯守礼、朱一统、张三谟、凡仕于州者六人，产于州者六人，流寓者三人，生于属邑者四人，共十九人，令诸生朔望释菜以

志景仰。号舍二十八间，耳房二十五间，补号舍之不及，且备炊爨之所。其后建文昌阁一座，又穴其东偏隙地得一井，筑亭其上，名曰东井，经始于戊子年三月己卯，期年而后蒞事，共用银三千八百有奇，节省银六百两，仍照前生息，庶几规模粗备，可以经久矣！

勸其事者，则乐平令朱君敬修，署孟县令施君大成，孟县令唐君廷樾，寿阳令龚君导江也。落成之日，集诸生于崇贤堂下，而告之曰：士人以千秋自命，不可妄自菲薄，崇祀诸贤，非以科名焜耀势位

平定州志

艺文

三十七

赫奕而祀之也，立德立功立言，非有一于此，不在此列。今诸生揖让讲论，读书砥行，以尊师取友而来学，岂徒以登科第受爵禄而已，必也取法圣贤，剖晰道义，孝弟廉耻修之于身，而于天地人物礼乐食货兵刑之书，博学详察，体用兼该，踵武贤哲，以无负圣天子棫朴之化，而易亦得藉手以窃附于以人事君之义，詎不休哉！倘无志于不朽之业，而苟且利禄，鹵莽名教，又何足算哉！诸生其共勉之，此则余之所深愿也夫。

天衢阁记

陶 易

上城榆关门外，月城北向有门为上下城通衢。下临高坡数十丈，上建譙楼悬巨钟为夜守之地，重门叠锁，规模巍然。明宏治十二年知州吴贤创修名曰严更楼，嗣后重修而增葺之者四，迨乾隆九年守者不戒毁于火，前牧方君权，建钟亭一楹，牖以阳春待泽，盖隐然以重修之役待诸后来也。岁丙戌，易奉檄修城，下城将告竣，绅士耆老诣工所而来，请曰钟楼居两城之中，壮观瞻而培地派，形家所谓土星也。自明公下车以来百

平定州志

艺文

三十八

废具兴而此楼未复旧观，尚有美哉犹憾之叹！都人士共谋出资以勦盛事，明公其有意乎。易嘉其好义首蠲百金，诸人共蠲银五百两有奇，经始于是年八月戊午，凡四十日而落成，适逢冀宁观察前少宰梁公行部至州，周览城隍榜其额曰天衢阁，银钩灿烂，映照城郭，士民聚观，罔不忻悦，易反覆寻味而知公之望州人者为甚切，而所以教易者有独深也。在易之大畜之上九日，何天之衢亨，盖九则卦终，而畜成健者皆止，贤者皆养，良马相逐，王道荡平有如天衢也。小畜之

上君子犹不可以征，大畜之上则畜极而通，不家食与涉大川者皆利有攸往矣！六四为豶豕之牙，消民恶于既形之象也。至于上九则不必上恶于未形，制恶于既形也，而反侧尽消，自无一梗化者杂于其间，何其如天衢之通达而无碍也。

然则公之所以望州人，与所以教易者固如是，其深且切欤，而公之刚健笃实光辉，以日新其德者，是可想见。易亦惟是兢兢自勉，以与都人士共勉之，以无负于公之厚望也。夫至于阁之高大尺

平定州志

艺文

三十九

丈一仍旧制，蠲修姓名例得备书，以列诸碑阴。

朝晖阁记

陶易

平定居晋之东界，毗连燕赵为全晋门户，西秦巴蜀及新疆二万余里，海隅日出之地，来享来王莫不取道于兹。东关五里有新寺焉，内廛外郊又一州之襟喉，莱公所谓锁钥，北门异地而同其形势。父老子弟金议宜建阁以镇之由来久矣！但有其说无其事，日复一日既不见鲁灵光之所始，又何言滕王阁之不可废？

余自甲申莅兹土以来，修泮宫坊，新天衢

阁，拓龙神后殿，试院，州署等处，颇有补苴，其大者奉檄葺治城隍，土木之工旁午部署纷如无宁晷，古云心劳政拙殆此谓欤！兹所废粗举乃以余力为之，春筑其洞秋成其屋，少宰梁公题其名曰朝晖。大哉言乎，晖者日也，朝日之始也，其义为阳，天子当阳，诸侯用命时也。其于人也为君子，其体为高明，其用为广大，以之应事，以之宅心，更因日升之休凜日昃之戒，与吾民熙熙皞皞，与路人荡荡平平，化日之景正舒以长也。洞基宽三丈三尺，深二丈七尺，高一丈八尺，屋

平定州志

艺文

四十

三楹宽一丈八尺六寸，深一丈四尺二寸，高二丈。用钱七十八万有奇，余捐俸倡之，乐输姓名列诸碑阴。

新建龙神后殿记

陶易

龙神胡为有后殿，以人道事神礼缘义起也。

名山大川俱各有神，兴云出雨龙实司之，国家务本，计重农功。于湖海之地崇厥封号时其禋祀，逮及直省而府而州而县莫不皆然，虽山陬僻隅去湖海甚远，必有润泽一方之神，如牧令之于大吏分猷佐化，期于滋养民物其意同也。平定处晋东

偏，重峦叠嶂山泽气通，自余莅任以来，年谷顺成，旱魃不为虐，神之泽民也大矣哉！丁亥夏五偶缺雨，祷雨，相率僚属士民拜诸龙神祠，见祠三楹内乃龙母像，诸龙神侍之，夫膝下承欢人之所以教孝也。古亦有孝子，一号风雷效顺卧冰，一泣双鲤踊出，塑兹像者，其亦有所感而为之乎？抑确有所见而隐跃以示人神一体之义乎？是皆未可知也。于是宗有举无废之意，筹先公后私之宜议，更建一殿以肃观瞻，以彰诚敬，吏从士从庶民从，神其有知亦凭依而罔不从，但心力有余神

平定州志

艺文

四十一

人共协，其如限于地何！时国子窦生进而请曰：公为政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庙后尺土生业也，愿分以勳盛举，余慨然曰：生亦仁人孝子之用心也，神其许诺，爰鳩工庀材，经始于九月辛丑，越二十日而蒞事，用二百三十有六缗，皆士庶所乐输者，制度与前殿相埒，移龙母暨诸龙神像居之前殿，为龙神崇祠，肃祀事，迓神庥，此以人道事之，与神明相为感通，无敢谄渎，无敢陨越，用以昭典礼之所应，有水源之所必及，雨暘，时若大有频书，余或得藉手以告无过于斯民也，岂不休哉！

殿基周垣横九丈，直三丈五尺，窦生瑞捐助，例得并书。

榆关考

张佩芳

延论旧志云，平定古榆关郡，白思明重修州城记以为汉将军韩信伐赵下井陘时驻兵于此，因筑城以榆木塞门肆号榆关。然史汉皆不载其事，按隋书高祖记开皇三年三月癸亥城榆关贺娄子干传，授榆关总管十镇诸军事，榆关之名始见于此；唐书地理志石城有临渝关，一名临间关，又云营州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榆关守捉城；通鉴武

平定州志

艺文

四十二

后万岁通天元年秋七月，以春官尚书梁武王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平定州志**：关在胜州界与突厥接，营州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榆关。守捉城，所谓临渝之险也，榆当作渝；后唐昭宗天复三年十一月，契丹王阿保机遣其妻兄阿钵将万骑寇渝关，注平州，东北至榆关守捉一百九十里，渝汉书音义，音喻今读如榆；后梁均王贞明三年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自关东北循。海有道，道狭处才数尺，旁皆乱山高峻不可越，北至进牛口，旧置八防御军，募土兵守之，及周德威

为庐龙节度使，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榆关之险，契丹每多牧于营平之间；通典榆关在平州卢龙县东一百八十里；续通典宋白曰榆关关城下有榆水入大海，其关东临海北有兔耳山，覆舟山，山皆斗峻，山下寻海岸，东北行狭处才通一轨，三面皆海，北连陆关，西乱山至进牛栅，凡六口栅戍相接，此所以天限戎狄者也。金虏节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关，昌平县之西乃居庸关，顺州之地乃古北口，景州之东北乃松亭关，平州之东乃榆关，榆关之东即金人来路也。关内之地

平定州志

艺文

四十三

平、栾、营三州，自后唐陷于阿保机改平州为辽兴府，以营、栾二州隶之，号为平州路。金虏行程云，自营州东至榆关并无保障，沃野千里无限大山，重冈复岭中有五关，唯榆关居庸可以通饷馈，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马不可行车。明一统志云，榆关在永平府，抚宁县东二十里，是榆关乃临榆关，在唐宋平州界内与平定远不相及，而云平定是有榆关者当是平州之误。

新建平定州义学记

姚学瑛

尝读柳子厚文，至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专

土疆，督货贿而已也，盖将教孝弟，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肃信让以顺于道，未尝不叹学校之兴由此其选也。

余备官沁郡，山城僻壤亦曾建学亲师栽植多士，数年来书院修脯膏火，子直以捐俸为已任。岁在己丑之夏移署平定，见夫人文秀美，甲第蝉联，士之服古穷经者比屋皆是，特念华门瓮牖之子无力延师，不可无义学以广土类，爰就学宫旧址增盖广化堂三间，又于庙户所居补而葺之，为来学者广学舍，而以岁入官房租息充作修脯，一

平定州志

艺文

四十四

时师儒训迪，士类景从，盖彬彬乎得造士意矣！规模甫定，绅士等请记于予，予乃进绅士而告之曰，古者蒙以养正，士之循循规矩，入孝出弟端自童蒙始，而乡先生德高望重，每不惜余论以奖成后进，迨夫教有正业，砥行立名于焉，尽出生平之所学，上为国家宣猷分职媲美典型，今日之后生即他年之先达也。

诸君准此意，以父戒兄勉，俾此都子弟屏黜轻儇，敦崇实学，庶不负余嘉惠后进之初心也。既已宣告诸君，退得书数言，以记其巅末云。

创建平定义学碑记

自古作人之化立教居先，以故国建成均郡崇庠序总，以乐育群英为国家培植干计也。平定环山为城，城分上下，上城旧有书院，多士得所观摩，而子弟辈未知句读，又苦无力延师，义学之设盖有不容一日缓者。乾隆三十四年适，沁州姚刺史署篆吾郡，以为是诚不可缓也。因就学宫左侧补葺旧屋十余间，思延乡之宿学主讲其间而费无所出，适有官房租课，岁计可得青蚨六十二贯，除礼相规礼二十四千外，尚余三十八千有

平定州志

艺文

四十五

奇。刺史以为此公项也，曷弗即充此为修脯费，于是谋诸广文冯公，名振徽相与董率其事，事成而凡吾郡之子弟，皆得诵习诗书敦崇礼义，是直以父母斯民之任兼师保而大有造于我州矣！

姚公名学瑛，字光珍，号梅园，山东钜野

人，
绅士。

宋有祁，朱应爵，任用仪等谨志。

榆关会业序

曾尚增

时文一艺耳，顾自有明三百年以此取士。

我朝因之，名公巨手树帜文坛脍炙人口，岂徒弋科名，亦以念根柢也。余生平最好文，自历

词垣出任民牧，宦迹所到必取能文之士，鼓舞劝励俾日琢月磨得所成就，大江南北固天下文数，前此令鳩兹牧桐川，薄书之暇丹黄甲乙颇不辞劳，诚好之也，近余补官上党，前司牧设立榆关书院，掌教者即余。

丁卯分闈所得士，天涯萍迹，聚合无端，夜雨晨风，我师弟得以共事奇矣！而所见诸生文日渐有进，或清而腴，或经而逸，不诡于法，不染于时。余既喜诸生善自淬厉，又幸带溪雨化之功速也，择其尤者付诸剞劂非骛名也，诸生用是益

平定州志

艺文

四十六

进于醇，将与古大家并驾，不难歌鸣鹿，登天衢直意中事耳。

余窃大有望于诸生也。因序之，以言。

吴宗濂字儒川，号带溪，江苏华亭人，登乾隆丁卯乡榜，为曾南村师，分校所得上先南村师主讲嘉山书院，后南村师来牧平定，师弟恰为宾主，嗣南村师解任亦留主讲席数年。此编所绿艺皆带溪师评鹭而南村师重为核定者故所录之文允为精审云。

南天门修石路记

铁保

平定州当太行之麓，重冈复岭道极险阻。州西之南天门奇险尤甚，地据山脊，势陡径仄，旁临深溪，乱石齟齬，人马无可措足，摧输脱辘之患日不知凡几，行旅苦之。

嘉庆辛未吴君安祖来守是邦，以其地为晋东首轨，当燕秦陇蜀之冲，冠盖相望，商旅辐辏，而崎岖不治是守土者之责也。

爰进州人谋捐资平治之，会方伯陈公桂生陞见入都，道出州治，嘉其议，首先捐廉为士民倡，州之人咸踊跃乐输，不数月共捐得银五千七百有奇，吴君简州士之诚笃者十有六人分掌其资，先购坚石于他山，每石必长二尺，宽尺有八寸，厚称之，以期经久。石既集乃相度形势铲隆填洼，狭者辟，仄者平，斧鑿畚揭之役日数百人，即令十六人输董其事，饩廩之费则吴君独任之。凡砌石路十里有奇，增筑阑马石墙八百七十余丈，石坊一座。

平定州志

艺文

四十七

经始于辛未十月，毕工于癸酉四月，不费官帑，不烦胥吏，而化险为夷行道兑矣！其余险阻处州民化于激劝，亦次第自行修治皆成坦途焉。余自塞上东旋，道经平定适其工将竣，乐观厥成，且陈方伯为余门下士，吴君亦属在弟子行，两人用心可以以为守土者法。爰为记巔末，立石路隅，以告来者。

石长史撰赞

偶阅明书忠烈传，石撰山西平定州人，仕为宁府长史知燕府有逆谋，讽王缮守御，上怒攻拔之，得撰不为屈，支解之，义胆忠肝何减景清铁铉，山川钟秀生此伟人，故乡来者宜伸凭吊。

同郡末学增广生员李价人拜书

峨峨石公，遗恨燕山。挺生石艾，

聘贲巾纶。筮仕宁府，望重鸛班。

移孝作忠，缮守防奸。各燕逆谋靖难兵起，

敢逆龙颜。谋资卒劲，劫我王孱。

平定州志

艺文

四十八

被执不屈，支解何患。护卫携贰，

怨莫弓弯。骨委沙漠，魂怆乡关。

孰铭孰誅，言之泪潜。日三长史，

芳称人寰。靖难捐躯长史有三。谁与碧葬，

塞草朱殷。至今血染阶前草，一度秋来一度红。傅氏明书，

佳传未删。当与石公作佳传也。

开修专岭一带道路碑 宣麟

州治西偏距城六十余里曰岭西，岭者何，即专岭、七岭、寨平岭也。岭下东西村落皆依山傍麓而居，凡往来道路上峙高峰，下临深涧，曲折纡

游魂夜览旧山河。

回，宽者三四尺，狭者仅二三尺，蚕丛崎岖，恒艰于陡履。余来牧兹土，因公赴岭西目击险危欲为开治而公冗未遑兼顾。甲午冬政务稍暇遍历诸岭，相其形势见皆松碎石块非坚顽莫凿者比，因先捐廉六十两雇募人夫，派拨丁役将三岭道路开通而平治之，使皆宽八尺有余以便行旅。但余所捐银数甚微，而险径之宜开者颇多，乃谕令附近各村庄量力出资以襄厥事，共乐输钱三百八十余千。自甲午仲冬兴工至乙未春工竣，甫数月间彼岵矣，岭有夷之行矣！

平定州志

艺文

四十九

惟我国家声教诞敷，山陬僻壤咸思急公赴义安步康衢，以仰副圣天子荡平正直之化，故余有志兴作莫不乐善好施相与以有成，是不惟余利物便人之意藉以得遂，即尔居民所费虽在一时，利赖实在数世，益孰大乎！爰为叙其始末，并志捐资姓名，以垂不朽云。

重修阳坂坡记

王继兰

州城本因山为之，其西南一隅有岌巖耸峙，高州城十余丈，嘉水迳其下，四周复缭以雉堞，谓之上城，上城围仅三里许，顾学使者署暨书院

各官署，仓狹皆在焉！其往来下上则必由阳坂坡，诚一州之要道也。坡旧叠乱石为之，礧礧然固崎岖多险，岁久失修行者益秣馱不能掉步而无如何也。

癸卯春余来刺州，甫数月霖雨浹旬，上城之水皆由是坡以汇于嘉河，激流冲汕而坡以坏其不绝者不可通人。余临视踌躇亟思所以修之而未能，平定虽繁剧而环境皆山，地多硗确，岁所获恒不给，其常时转输之劳费，刍豆之供支，夫役之派拨无日不迫乎于閭阎，而民以病。数年来书院之倾

平定州志

艺文

五十

圯，试院之湫隘，皆藉神士之力复拓而新之，加以海氛不靖军用浩繁，凡州人之黻纓而组带者皆罄藏倾篋以输于海峽而伸其敌愆之心，以故虽富绅亦病。论语云：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厉已也！余莅事方新，当士民交病之时，而适有不得不劳民之事，且如之何？

嗣与吏目蔡君谋约共捐资以属绅士之诚干者曰：平治道途守土之责也，顾力不支何？盍因其旧而稍葺之，俾可通行。诸绅士曰：若然，明岁又复坏，踵而为之，是修无已时也。是役也，愿

公之一州之人而大加修治，为一劳永逸之计。余曰：士民不病乎？曰：然。顾坡平定之要道也，如岁岁修之，亦平定人之累也。费一年而省于无穷，州之人宜乐为之。请书所捐数以倡于众，于是诸绅士又各捐资，又转以募于人，越日而捐者云集。于次年春始事，在事者复各效所能而分治之曰：若具材，若鸠工，若司出纳，若以时督察之，吏目蔡君亦奔走应承之，不遑醯岭燔山邪？许竟作，越五月而工竣，昔之礧礧称险者，今则硤之使方砉之，使易齐整，坚湊如砥斯平。又为石阑以防颠越，

平定州志

艺文

五十一

嗚呼盛哉！夫人之好逸而惜費者其恒情也，上之人嚴督之而民情拂，民情拂則易者亦難，上之人或喚咻則民情豫，民情豫則雖難亦易，于以見天下事大可为而其要之必本乎人情也。

余嘉州人之好義并諸紳士之能計久遠也！故勒石記之，其捐資雖微未必書所以重義，亦所以達民情也，是為記。

山防策

窦毓铤

从来战莫如守，守莫如凭险，险莫如山。平定四面皆山，势若星拱，其雄峙于东北东南者，如州东之固关，州东北之娘子关，东南之白城岭，乐平之九龙关皆天生形胜，以为全晋之屏蔽者也。方今多事之秋，防堵之策乌可不讲，谨陈其略。如左井陘之路古称险要，东至板桥之朱家滩，西达平定之石门口，上下百余里，仄径蜿蜒，李左车所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者也。而固关适峙乎其间，叠嶂嵯峨，雉堞凌霄，行道之

艺文

五十二

平定州志

人多为咋舌；又复关口狭隘，仅通一车，所谓一夫当关地也。况乎鸟道羊肠，关外无屯聚之所，深沟穷谷，关外少取汲之路，以战则无所用其众，以攻则无所用其力，其势非倍道兼程长驱直入不能济也。旧关之坡峻十余里进退不可，周旋不能，两岸之山突兀难登，上年宋逆出关后与人道及固关，常觉舌不能缩，故窃以为固关一路不足虑也。然而防之之法则不可不豫，旧关居民不下二百余户，拟即至诚。晓谕劝令团练，户出一丁可得二百余人，即以其地之殷实有瞻客

者为之长，脱有不虞，团长督率民勇先以礮木炮石塞断井陘龙窝口，退伏关外两山之上，遇有爬山越岭而来冀为内应者，截杀不贷。彼皆土著，道路熟习，各护身家安有不尽力防堵者，且旧关之民与固关汛兵多系亲谊，守望相助情或然也。窃以为防守固关之策，官兵不如团练，团练莫如土民，盖外来官兵统属虽严纪律，总疏日久弊生，或奸宿民房，或强掠民物，其视此方之民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渺然不关一毫之痛痒，贼未至则虚张声势，贼既至则先行逃匿，甚至奸掳不也。

平定州志

艺文

五十三

时与土民为仇，其初无可奈何，遇有警报，奸民乘机勾通逆匪冀害官兵以泄其忿，何恤国事乎？此则深可虑者也。然意入山西者未必从此道来也。

固关迤南数十里为测鱼村之白城，一名王家岭，为由直隶赞皇入州之一路，山径崎岖石磴层叠，其狭处仅容一人，每秋冬间贩盐枣者往来焉！然皆道路熟习，否则易入岔路。

测鱼迤北二十里为石门村，石壁耸立陟绝，千仞深崖无际，渺不可测，石门天然，遥通一

线，村民运石垒断，匹马不能入，然总不如远防于岭，岭底为赞皇界，现今道路传开，其地旅店客寓，多为匪人所据，时出窃掠！拟即会同赞皇、临城二县各带兵勇，三路缉捕，毋存讳盗之见，毋存疆界之私，认真办理，务在肃清，无使滋蔓，蔓难图也。

其防于州境者，拟用测鱼之士勇与本地之官勇各分数十人昼夜轮流防察奸细各带短兵无需枪炮，如押队者实力奉行，此路不足忧也。

九龙关者，土人所号为黄沙岭者也。踞隘口

平定州志

艺文

五十四

者为老人峰，唐开府张奉璋曾于此筑德化城，窦建德授王世充命检校并州总管刘世让率万骑出黄沙岭袭洺州，黄沙岭之由来久矣！东界赞皇小径纡回，上下皆有十八盘焉！其接直隶赵州之临城者为鹤度岭，接顺德府之邢台者为马岭关，接和顺县者为松子岭，接井陘者为静阳寨，岭势高峻，俯视一切仰面攻者不能克也。越岭而西偏北由乐平入平定州，偏南抵乐平乡之南河，由河而西可达太原之榆次，故九龙关之防守较他处更为紧要，窃谓隘口宜筑炮台数处，两旁多列营房，添设火

器官兵与团勇更番戍守，缘山多立旗帜，以为疑兵，各处小口安置卡房，山头各置炮手，遇有莫测放炮为号，彼此救应。然总以乐平乡勇为之主，人朴而力悍，地近而馈饷甚便，使能与官兵协力相守，蔑不济矣！

抑闻之守险者必曰，依山阻水，而水或不能为我之利而资于敌，娘子关外之水是也。娘子关古号苇泽城，唐平阳公主驻兵于此，故名，今属承天都，关内迤西则董寨沟，又西为盘石关，桃江之水注焉！由关而出合瀑布泉达井陘河，关外数

平定州志

艺文

五十五

里为地都村，田多平芜，水势活泼，无事之秋，此为佳境。所可虑者，井陘距关之河宽阔平行，虽数千骑皆可饮马而过，由河入地都，因民房造饭，饱食夺关，其势莫御，盖娘子关之险不及固关。关外既可屯聚，水利可济人马，窃意东来之寇，不爭固关而爭娘子关，因水利也。其防之之法，莫先于防地都，其防地都之法，莫若毒上流，彼资于水而水不可用，则关前地势不啻有山而无水矣！其他防山之法与防九龙关者，将毋同，然此惟慎固封守，则然耳！

当小腆不靖之秋，值大兵已临之日，以彼走
险之鹿，终属游釜之鱼，铁钺所加，烟氛尽扫，
将见兵原守汛，勇复归农，而山径之险仍为往来
之通衢也，岂不懿哉！

平定州志

艺文

五十六